道宗六書

南四

南華真經

譚子化書

ORIENTALIA
CHINESE
V
J550.8
L61

20

V
J550.8
L61

南華眞經義纂卷之七

李栻纂褚伯秀義海朱得之通義

雜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

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褚氏曰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為也夫子阨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柰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雜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為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生不足為以其因養而亡也然有不可不為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為也不免以有世有為耳故欲免為形累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致精也與天為一斯其極致與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為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為人遇物為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為世為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大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

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褚氏曰列子得風仙之道故其問若此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

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鎮乎飄丸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讀者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朱子曰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也承蜩持竿粘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槁枝言其形之不擾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丸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殪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凡外重者內拙

朱氏曰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重者雖習不能熟尤見志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板箠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

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穅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直轉反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朱氏曰鞭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毅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彘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之謂達生

褚氏曰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丈蜩用志不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呼該反詒吐代反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

北方之下者則洪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峯音秦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瞿敕列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褚氏曰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教以安而止安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教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而為公病之良劑與蓋戲尤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丈記漏池君獻辟之事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褚氏曰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嚮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鷄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雖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為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鷄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文作鷄可鬬已乎莊文脫略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卜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音濟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褚氏曰呂梁丈人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以為馬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朱氏曰此言因材而篤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斂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鐻者筍簴之端刻為禽獸形者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忘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朱氏曰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況馳騖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已傷物類如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朱氏曰此言忘之為德以見無為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為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後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盡猶言職此之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時習而悅四體不言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眞適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

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孟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鴢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褚氏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孟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為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為可恃何長可宰耶今汝歸知修身昭若日月以攬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總論

褚氏曰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為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已之命之所無柰何者達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墜車讐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丹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寘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

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為可重而能警惕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愛悲蓋外失其養則內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

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朱氏曰笑而曰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此莊子工夫間斷特聞難而逐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隨曰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為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感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大抵物以資用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具則木不召戊焉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可以心思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矣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塗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无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者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朱氏曰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舉相皆指吾固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反猶老子語南榮趎以偕來者衆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為己之道若堯不以己役物亦不為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復取喻以無心為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而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褚氏曰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斂於民以為之則宜難成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惟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旣雕旣琢始於有為復歸於朴終乎無為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奢盛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是以不擾而辨憂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讓辭也凡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賦斂以成事後世為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意其為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誤行而不名明誤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褚氏曰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

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二家從居從處為句得當是德名應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純常比狂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二字誤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褚氏曰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絕又為世道[illegible]言[illegible]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絕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眞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

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褚氏曰外利祿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邪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

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褚氏曰搞木搞枝皆無情之物歌焱氏風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滯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為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狻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窮如通故不溺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人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鷦鷯畏人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桎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會鷦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桎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狻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為損此所以為易人益之至制之有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為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窮如通故不溺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人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鷦鷯畏人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桎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會鷦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為優桎當是室本經多通用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意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雖遂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其眞

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朱氏曰感周之顙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則逐外矣噫捐彈而走即自覺也三月不庭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為心害也心害而身殞矣逐而誶之故曰以吾為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褚氏曰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

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滇涬然後可以化物矣比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之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杜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木以臃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淆訛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灾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歛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illegible]之[illegible]若鶺鴒之知[illegible]嘽鵲不知挾彈[illegible]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illegible]甘負赤子而趍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繫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一真自如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

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銂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為我累耳

褚氏曰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牣囚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為人也人貌而天請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緣則無為也而能泥迹以葆眞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為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銂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絕學為全眞悟魏為身累則知忘位之可久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褚氏曰言所以在義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修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昺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昺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殺之嚴矣是亦席平

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月

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熏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褚氏曰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鑑

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日夜無隙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肆廣齋說為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音熏然夫化機之不可停羣生

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者常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持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藴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惔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淵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

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偃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无無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褚氏曰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為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斯為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合虛空而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修為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斯其所以為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充其眞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厚葬比比皆然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萌作聞此言若茫然無致力處

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維乎茫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中國曰无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褚氏曰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胷中之奇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餘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蔡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朱氏曰惟思盡職惟恐鰥曠何爵可計何祿可籌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裕正易地皆然之謂無求在平時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吐但反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眞畫者也

朱氏曰舐筆和墨矜能逐技於目前不趨不立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眞畫若元君者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反舍也即舐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時所作也

諸氏曰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眞心虛則物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飭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大誤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顙而古反乘駁馬而徧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

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鍵音度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鍵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憂為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林氏曰此非知德之言也夫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雖鄙夫猶美為之何以為文王仲尼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朱氏曰事見列子此亦述之者御寇自表若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郤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褚氏曰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知爵祿之來不可卻去不可止以為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為在我則無造物以為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眞人眞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為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朱氏曰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指點却明爽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三曰凡亡欲王不禮乎凡君也楚不禮人楚先亡矣故曰不足以存存

總論

褚氏曰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為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善德之機不在乎諄諄訓詁之顏子歎超逸絕塵瞠乎在後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獨立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奧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有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偽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舉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為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為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為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閾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褚氏曰知比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源隱翁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為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以為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之要在乎無思無處無從而已真是則得其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一則混然無間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生為徒者可以語此知謂黃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褚氏曰此段南華自立說亦接前章无為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為不作如木偶哉蓋為出於無為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觀而莫知其為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為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

上文於義為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聽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朱氏曰此與孔子見老聃新沐意同聃寐非昏然不覺比也心冥意契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循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斂覺性也一度氣止不紊也神自已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爲廣居矣若造於此則曈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犢雖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齋齋謂此二人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彼忘聽此忘言疑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朱氏曰忘形骸泯知識者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爲師友相礪者如此既知爲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

褚氏曰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

馬耳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為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虜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命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盖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眞切為人脫韁解鏁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圓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於異反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果蘇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墮其天袭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朱氏曰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蘇有理一句不類蓋舉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弢天袭猶曰天刑蓋以人之甘於桎梏如弓矢之在弢袭亦天限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必復其無知無為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道此章不若新沐章精粹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稀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

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朱氏曰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雖曰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揀擇之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而游乎太虛視萬為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為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逍遙天攘通明無際矣盖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物則有際試觀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甓之類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姮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

姮荷甘日中奓（音奢）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剥）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

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為无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太虛

褚氏曰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荅盡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興嘆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為合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也泰清問無窮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為無為知道之數而已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眞是忘者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卬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無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强問是因問而窮道無應而强應是無主於內又安足以知至人至先至高至廣者扎中而歎說之不通義當是卬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悞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褚氏曰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無有則損而至於無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予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美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朱氏曰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褚氏曰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也雖非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惑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之不

知氷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為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為無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為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為澆漓太古無為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為之治其惟善求已之先天者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眞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褚氏曰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首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眞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眞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囿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整傷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相將迎乎無[illegible]

棄囿圃宮室羣居之樂而為山林皐壤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酈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遇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況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眞知無能乃眞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役役以至於弊此眞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能無言無為但無心於言為之間則言為之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

總論

褚氏曰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之所自也北游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譬無為無謂則冥於道矣

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眞知也黃帝答之愈矣其知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智墮體黜聰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喑醷而自生勃然出滲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弢袠自墮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況愈下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為百年可以百年為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為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況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為去為終知此篇之旨云

七卷終